

谢辽莎

——潘诺娃中篇小说选

〔苏〕潘诺娃 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谢 辽 莎
——潘诺娃中篇小说选

〔苏〕 潘诺娃 著
吴育群 等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谢辽莎——潘诺娃中篇小说选

〔苏〕潘诺娃 著

吴育群等 译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合阳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0.25 插页3 字数220,000

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,800

统一书号：10094·551 定价：1.50元

目 录

- 谢辽莎·····吴育群译（ 1 ）
- 瓦莉雅·····汪昌仁译（ 128 ）
- 沃洛佳·····李尚谦译（ 180 ）
- 叶甫达基娅·····兰 伟译（ 230 ）
-
- 译后记·····吴育群（ 320 ）

谢辽莎

献给我的孩子们——

娜塔莉娅，鲍里斯和尤里

谁是谢辽莎 他住在哪儿

有人说，他象一个女孩子。这简直太可笑了。女孩子都穿连衣裙，可是谢辽莎早已不穿连衣裙了。女孩子有弹弓吗？可是谢辽莎有弹弓，可以用它来绷石子。弹弓是舒里克替他做的。为此谢辽莎把他收集了一辈子的线轴都给了舒里克。

虽然用推子给他理了那么多次发，可是他的头发老是那样子，因此谢辽莎总是乖乖地坐着，围着围裙，耐着性子等到推完，可是头发还是一个劲地长起来。

但是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。他会背一大堆小书。给他念一本小书，念了二、三遍，他就能背出来了。他还认识字母，可是他不爱自己念，因为他念得很慢。小书上用彩色铅笔涂得密密麻麻，因为谢辽莎喜欢在图画上着色。

要是图画本来就是彩色的，他就按照自己的趣味再涂一遍。小书总是不久就变旧了，散成好几片。帕莎大婶常常把这些小书修理好，用针线钉起来，把边上破损的书页粘好。

要是掉了一页，谢辽莎就到处找，找到了才安心，因为他很爱自己的书，虽然他心里并不相信这些故事。事实上野兽是不会讲话的，飞毯也不会飞，因为它没有马达，这是每一个傻瓜都知道的。

人家给他念妖婆的故事，接着又说：“谢辽任卡，妖婆是没有的”，那么，他怎么能相信呢？

但是当他听到一个樵夫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孩子们骗到森林里，使他们在森林里迷路，永远回不来的时候，他还是不能容忍。虽然手指头那么小的男孩子^①救了樵夫的孩子，但是这样的故事他听不下去。谢辽莎不让别人给他念这本书。

谢辽莎和妈妈、帕莎大婶和卢基扬内奇住在一起。他们家有三个房间。谢辽莎和妈妈住一个房间，帕莎大婶和卢基扬内奇住另一个房间，第三个房间是餐室。来了客人，他们在餐室里吃饭，没有客人的时候就在厨房里吃饭。他们家还有一个凉台和一个院子。院子里养了一群鸡。长长的两条畦上生长着洋葱和小萝卜。为了使鸡不能在畦上翻掘，周围插上了带刺的干树枝；当谢辽莎去拔小萝卜时，这些刺老是把他的腿刺破。

人家都说他们的城市是一个小城市。谢辽莎和他的同伴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是一个大城市。城里有商店、水

^①童话的主角。

塔、纪念碑和电影院。有时妈妈带谢辽莎到电影院去。当灯光熄灭的时候，谢辽莎说：“妈妈，要是你看懂了什么，就告诉我。”

街道上汽车来来往往。司机季莫欣让孩子们乘自己的一吨半卡车游玩。不过这不是经常的。当季莫欣没有喝酒时，他就载着孩子们游逛。那时他皱着眉头，也不说话，抽着烟，不断地吐唾沫，让所有的孩子都上他的车。要是车过来的时候他很高兴，那就不要去求他，不会有什么结果：他从卡车小窗户里伸出手来挥挥手，大声喊：“孩子们，你们好！我没有权利！我喝多了！”

谢辽莎家所在的那条街叫边远街。不过这么叫就是了，其实它到哪儿都很近。到广场两公里，这是瓦西卡说的。瓦西卡还说，到“光明岸”国营农场还近些。

没有比“光明岸”国营农场更大的地方了。卢基扬内奇在那里工作。帕莎大婶常到那里的商店去买青鱼和衣料。妈妈的小学也在国营农场。每逢节日，谢辽莎常跟着妈妈去参加小学的庆祝表演会。在那里他认识了棕黄色头发的菲玛。她是一个大孩子，已经八岁了。她的辫子盘成8字形垂在耳朵下，辫子上系着绸带和花结，带子有时是黑色的，有时是蓝色的，有时是白色的，有时是褐色的；菲玛有很多绸带。谢辽莎还没有发现，但菲玛自己问他：

“你注意到了吗，我有那么多绸带子？”

他生活中的灾难

她问得对。要不然你能一切都注意到吗？谢辽莎倒是乐

意注意一切，可是他注意不过来。周围有多少新鲜东西啊！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。你就去注意一切吧。

差不多所有的东西都很大：门高得不得了，人们（除了孩子们）几乎和门一样高，更不用说卡车，或联合收割机，或火车头了；火车头吼叫起来，除了它的汽笛声以外，什么也听不到。

一般说来，并不那么危险：人们对谢辽莎都很和善，要是他需要什么，人们弯下身来问他，从来没有人用他们的大脚踩他的小脚。卡车和联合收割机也并不伤害他，只要不挡它们的道。火车头在很远的地方，在火车站上，谢辽莎搭季莫欣的小卡车到那里去过两次。但是你看，院子里有一头野兽在奔跑，它有一只滚圆的、多疑的、老盯着别人的眼睛，有力的、不停地呼出气来的嚙囊，象轮子一样的胸脯和钢铁般的鸟喙。现在这头野兽停下来了，用那满是茧子的脚扒开土地。当它伸长脖子时，跟谢辽莎一般高。它把邻居一只傻里傻气过来作客的小公鸡掐死了，它也能把谢辽莎掐死。谢辽莎从旁边走过这只凶残的野兽时，做出压根儿没有看到它的样子，可是这只野兽却搭拉下红鸡冠，嗓子眼里说着吓人的话儿，用警觉的、不怀好意的目光盯着他……

当你跌倒的时候，就好象公鸡啄了你一顿，猫抓了你，荨麻刺了你，孩子们打了你，膝盖上擦去了皮，——谢辽莎就是这样，满身都是伤痕，青一块，紫一块。几乎每天他身上都有流血的地方。老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。瓦西卡爬到篱笆上去，谢辽莎也想爬上去，但是跌下来，摔伤了。莉达家花园里挖了一个坑，孩子们都跳过去了，大家都没有事儿，可是谢辽莎一跳，掉进了坑里，脚又肿又痛，家里人强迫他

躺在床上。刚刚能起床，他就跑到院子里去踢皮球，球飞上了屋顶，落在烟囱后面，直到瓦西卡来了，才把球弄下来。有一次谢辽莎差一点淹死。卢基扬内奇带他们——谢辽莎、瓦西卡、菲玛，还有一个他认识的女孩娜佳——到小河上去划小船。原来卢基扬内奇的小船是一个不中用的东西：孩子们一动，它就直摇晃，除了卢基扬内奇以外，都掉进了水里。水冷得要命。水立刻灌进了谢辽莎的鼻子、嘴、耳朵——他都没有来得及喊叫；甚至灌进了肚子。谢辽莎浑身湿透，变得很沉重，好象有人在把他拉到水底去。他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害怕。一团漆黑。这持续了很长时间。突然有人把他拉了上来。他睁开眼来——就在他脸的旁边，小河在慢慢地流，可以看到河岸，在太阳光下一切都明晃晃的。谢辽莎身体里的水吐了出来，他吸进了空气，河岸越来越近。谢辽莎趴在坚硬的沙地上，又冷又怕，直打哆嗦。这是瓦西卡想出来的办法，抓住他的头发，把他拉上来。要是谢辽莎没有长头发，会怎么样呢？

菲玛是自己游上来的，她会游泳。娜佳也差一点淹死，卢基扬内奇救了她。在卢基扬内奇救娜佳的当儿，小船漂走了。集体农庄庄员们抓住了小船，给卢基扬内奇的办公室打去了电话，叫他把小船领回去。但是卢基扬内奇再也不带他们去划船了。他说：“要是我再和你们一起去划船，我就不是人。”

一天里看到的和感觉到的一切使谢辽莎非常疲劳。到晚上他已精疲力尽了：他的舌头都转不动了，象鸟一样，直翻白眼。给他洗手，洗脚，换衬衣，他都没有感觉到。象钟表的发条一样，他的发条已完全松开了。

他睡着了，自由自在地仰着亚麻色的小头，伸展开瘦削的双手，一只脚伸得笔直，另一只蹒缩到膝盖，好象他在爬很陡的楼梯。又轻又细的头发分成两个波浪形的尖角，耷拉在眉毛上，露出了前额。两条浓重的眼睫毛覆盖的眼皮紧闭着。嘴微微张开着，嘴角上浮现出甜蜜的梦。他静静地呼吸着，象一朵小花。

他睡着了，你可以敲鼓，开炮，——谢辽莎也不会醒来，他在积蓄力量，为了活得更带劲儿。

家里起了变化

“谢辽任卡，”妈妈说，“你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吗？……我想，我们要有一个爸爸。”

谢辽莎抬起眼来望着她。他没有想到这件事。有些孩子有爸爸，有些没有。谢辽莎也没有：他的爸爸在战场上被打死了；谢辽莎只是在照片上看到他。有时妈妈吻照片，让谢辽莎也吻它。他总是很乐意地把嘴唇凑到被妈妈的气息弄得模模糊糊的玻璃上，但是他感觉不到对爸爸的爱：他不能爱一个他只是在照片上见到的人呀！

他站在妈妈的双膝之间，疑惑地瞧着她的脸。妈妈的脸慢慢地泛起了红晕：先是双颊变得绯红，然后柔和的红晕扩散到前额和耳朵……妈妈把谢辽莎夹紧在两膝之间，抱住他，把热辣辣的脸颊贴在他的头上。现在他能看到的只是她的蓝底白豌豆花袖子中露出来的手。妈妈小声问：

“没有爸爸很不好，是吗？是吗？……”

“是，”他回答，不知道为什么声音也很小。

实际上他并不相信这一点。他说“是”，是因为妈妈要他说“是”。他马上又匆忙地盘算了一下：有爸爸好还是没有爸爸好？当季莫欣用卡车载着他们去游玩时，大伙儿都坐在上面，可是舒里克总是坐在司机室里，大家都羡慕他，但是谁也不争，因为季莫欣是舒里克的爸爸。然而，要是舒里克不听话，季莫欣就用皮带惩罚他，舒里克号啕大哭，面色阴沉，谢辽莎也很难受，便把他所有的玩具都搬到院子里去，安慰舒里克……但是，大概还是有爸爸好：不久以前，瓦西卡欺侮了莉达，她就大声喊：“可是我有爸爸，你没有，哼！”

“这是什么东西在敲呀？”谢辽莎大声问，他对妈妈胸膛里闷声闷气的敲击声发生了兴趣。

妈妈笑了起来，吻了吻谢辽莎，更紧地把他搂在怀里。

“这是心。我的心。”

“我也有吗？”他问，同时低下头来，想听得更清楚些。

“你也有。”

“不。我的心不跳。”

“跳。不过你听不到就是了。心是一定要跳的。心要是不跳，人就不能活了。”

“老是在跳吗？”

“老是在跳。”

“我睡着的时候也跳吗？”

“你睡着了也跳。”

“你听到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听到了。你用手就能感觉到。”

她拿起他的手来，按在肋骨上。

“感觉到了吗？”

“感觉到了。跳得很厉害。心大吗？”

“攥紧拳头。差不多就这么大。”

“放开我，”他好象有什么心事似地说，一面从她的怀里挣脱出来。

“你哪儿去？”她问。

“我马上就来，”他说着就跑到街上去了，手还按在左肋上。瓦西卡和任卡在街上。他跑到他们跟前说：

“你们试试，好吗？我这里有一颗心。我用手就能感觉到它。你们试试，好吗？”

“那有什么了不起！”瓦西卡说。“大家都有心。”

但任卡说：

“我来试试。”

他把一只手按在谢辽莎的肋部。

“感觉到了吗？”谢辽莎问。

“嗯，”任卡说。

“它差不多和我的拳头一般大。”谢辽莎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瓦西卡问。

“妈妈告诉我的，”谢辽莎回答。他想起了一件事，又补充说：

“我要有一个爸爸了！”

但是瓦西卡和任卡都忙着干自己的事情，没有听他说：他们在把药草送到收购站去。围墙上挂着一览表——收购什么药草，孩子们想挣点钱。他们采集了两天。瓦西卡把自己采集到的药草交给了母亲，叫她挑一挑，分分等，然后用于

干净净的破布包成捆；现在他就拿着整整齐齐的一大捆药草到收购站去；任卡没有母亲，阿姨和姐姐都上班去了，他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干；任卡拿去交售的药草装在一个有窟窿眼的土豆口袋里，药草带着根须，甚至还有土。然而任卡采集的药草很多，比瓦西卡的多，背在背上，把他的腰都压弯了。

“我也跟你们去，”谢辽莎急匆匆地跟在他们后面说。

“别，”瓦西卡说。“你回家吧。我们有事去。”

“我没别的，”谢辽莎说。“我只是送送你们。”

“叫你回去！”瓦西卡命令。“这不是你玩的事情。那儿没有小孩子可干的事！”

谢辽莎落在后面了。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，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，因为莉达来了，不能在她面前哭，要不然她就会取笑他，叫他“娇气包”。

“没有带你去？”她问。“嘿，你呀！”

“要是我愿意，”谢辽莎说，“我能采那么多各种各样的草！比天高！”

“比天高——吹牛，”莉达说。“比天高，谁也采不到那么高的草。”

“我就要有一个爸爸了，他能采到那么高的草，”谢辽莎说。

“你这全是撒谎，”莉达说。“你不会有什么爸爸。反正他采不到那么高的草。谁也采不到。”

谢辽莎仰起头，望了望天空，思量着：能采到比天还高的草吗？在他思量的当儿，莉达跑回家去，拿来了一条花头巾，——她母亲常围这条头巾，有时围在脖子上，有时戴在

头上。莉达手拿头巾，开始跳起舞来，挥动着头巾，手舞足蹈，还唱着歌儿给自己伴舞。谢辽莎站住，看着她。莉达停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娜季卡瞎说，说要把她送到芭蕾舞学校去。”

她又继续跳舞，并说：

“学芭蕾舞要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去。”

看到谢辽莎的眼睛里流露出惊讶的神情，她宽宏大量地提议：

“你干吗站着？来学学，好吗？看我跳，我怎么跳，你也怎么跳。”

他开始跳起来，但是没有头巾跳得不象样子。她教他唱歌，但是这也不管用。他要求：

“把你的小头巾给我。”

但是她说：

“瞧你，什么都要！”

她没有给。这时一辆“嘎斯牌”汽车开来，停在谢辽莎家大门口。一个女司机从汽车上下来，帕莎大婶从篱笆门里走出来。女司机说：

“这是给你的。德米特里·科尔涅耶维奇让我捎来的。”

汽车里有一只箱子和用绳子捆绑的一捆书。还有一件卷成筒的灰色的圆乎乎的东西，——解开来，原来是一件军大衣。帕莎大婶和司机把这些东西拿到家里去。妈妈从窗户里向外看了一下，便不见了。司机说：

“对不起，——彩礼全在这里了。”

帕莎大婶用忧伤的声音说：

“他应该买一件大衣。”

“他要买的，”司机答应。“以后一定买。把这封信交给她。”

司机把信交给了她，就开车走了。谢辽莎跑回家去，大声喊：

“妈妈！妈妈！科罗斯捷廖夫把他的军大衣给我们捎来了！”

（德米特里·科尔涅耶维奇·科罗斯捷廖夫常到他们家来作客。他送给谢辽莎玩具，冬天有一次还带他去滑雪橇。他的军大衣上没有肩章，是战后复员带回来的。“德米特里·科尔涅耶维奇”不好说，谢辽莎只叫他：科罗斯捷廖夫。）

军大衣已挂在衣架上，妈妈在看信。她没有立刻回答，当她把信完全看完后才说：

“我知道了，谢辽任卡，现在科罗斯捷廖夫就要和我们住在一起了。他就是你的爸爸。”

她又开始读那封信，——大概是因为读了一次记不住信里所写的事情。

谢辽莎觉得，“爸爸”这个字眼好象是陌生的，从来没有听到过。而科罗斯捷廖夫是他们的老熟人，帕莎大婶和卢基扬内奇都叫他“米佳”，妈妈这是怎么想出来的？谢辽莎问：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听我说，”妈妈说，“你让不让我看信呀？”

就这样，她没有回答他。她有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。她把那一捆书解开，放在书架上。每本书都用抹布擦一遍。然

后把五斗柜上镜子前面的小玩意儿重新布置了一下。然后到院子里去，摘了一把花，插在花瓶里。后来不知为什么她又要擦地板了，虽然地板很干净。再后来她开始烤馅饼。帕莎大婶教她怎么和面。她们给谢辽莎一块面和果子酱，他也烤了个小馅饼。

当科罗斯捷廖夫来的时候，谢辽莎已忘掉了自己的疑惑，对他说：

“科罗斯捷廖夫！你看，我烤了一个馅饼！”

科罗斯捷廖夫向他弯下身子，吻了他几次，——谢辽莎想：“他亲我这么久，是因为他现在是我的爸爸了。”

科罗斯捷廖夫打开自己的箱子，拿出装在镜框里的妈妈的照片，从厨房里拿来一枚钉子和一把锤子，把照片挂在谢辽莎的房间里。

“你这是干吗，”妈妈问，“我活着就永远和你在一起？”

科罗斯捷廖夫拉住她的手，他们互相凑近了，但是回头看到了谢辽莎，便放下了手。妈妈走了出去。科罗斯捷廖夫坐到椅子上，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就是这样，谢尔盖小弟弟。那么，我搬到你家来，你不反对吗？”

“你搬来后再也不走了吗？”谢辽莎问。

“是的，”科罗斯捷廖夫说。“再也不走了。”

“你会用皮带抽我吗？”谢辽莎问。

科罗斯捷廖夫感到很惊奇：

“为什么我要用皮带抽你呢？”

“当我不听话的时候，”谢辽莎解释说。

“不，”科罗斯捷廖夫说。“依我看，用皮带抽人是很愚蠢的、你说呢？”

“是很愚蠢的，”谢辽莎确认。“孩子们挨了皮带就哭。”

“咱们可以讲好，象男子汉跟男子汉一样，不用任何皮带。”

“可你住在哪一个房间呢？”谢辽莎问。

“大概住在这一个，”科罗斯捷廖夫回答。“想必是这样，小弟。星期天我跟你一起去——你知道我跟你一起到哪儿去吗？到卖玩具的商店去。你自己挑选你喜欢的。说定了？”

“说定了！”谢辽莎说。“我要买自行车。星期天快到了吗？”

“快了。”

“再过几天？”

“明天星期五，然后是星期六，然后就是星期天了。”

“还早呢！”谢辽莎说。

谢辽莎、妈妈和科罗斯捷廖夫三人一起喝茶。（帕莎大婶和卢基扬内奇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）。谢辽莎想睡觉。灰色的蛾子在电灯泡四周飞撞，小翅膀时隐时现，碰到了灯泡，便掉在桌布上，——因此他更昏昏欲睡了。突然他看到，科罗斯捷廖夫在把他的床搬到什么地方去。

“你干吗搬我的床？”谢辽莎问。

妈妈说：

“你已完全睡着了。去给你洗脚。”

早晨谢辽莎醒来，一时间弄不明白，他在哪里。为什么